

錢鍾書傳稿

QIANZHONG
SHU

愛 默 著



錢鍾書傳稿

愛默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钱 钟 书 传 稿
爱 默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82毫米 1/32 印张9 3/4 插页2 字数183,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 000

ISBN 7-5306-0857-6/I·770

定价: 6.60元

序

“作者之死”的始作俑者罗兰·巴尔特，曾经试图将“作者形象”从文学研究和批评思想的中心地位抹去。因此，他又得一雅号——作者之敌。

“爱利恶德”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曾说过：“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亚里士多德哲学，关于其人生平事迹，只淡淡地说：“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他工作过，后来死了”。海氏本人更是极少对人谈及他个人的身世和经历，哪怕是对得意门生和至交好友……

钱钟书先生干脆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孟老夫子的见解，似乎早就不时兴了。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小书，原应在它出世之前，就从思想的窗口扔出去的……

理由是凑数的东西，一招即来。我本可以这样辩解，本地风光不是文学，不属于“文学研究和批评”或“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它只是“历史”。至于书本身，

孟子那句话的赏音梁任公早曾有言——

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自感其不足。必欲为踴躍滿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

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讀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节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海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體，則片言之錫，皆吾師也。

还得借何炳松两句：“鑒積之讥，自知难免；夸炫之罪，窃不敢承”。“批评家”可能会断定，这是因缺乏知识才装扮谦逊。

能够往返于“死东西的寂静的洁白住所”（图书馆），把绸带和干花瓣放在首饰匣中，把缩成轻烟的神怪从小瓶中放出（搜集文献），搞一盘蹩脚厨师的杂烩，这种人，只是以笨拙的方式，去做诗人们干得很漂亮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有用的小人物”而已（克罗齐的妙喻）。看穿了，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也不过是个半通（或横通），不客气地说，是个门外汉。因此，便“把中学生们的程度和识见作为作品的标准”。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批评家”是严厉的，除非对他自己。并且，人人都自奉为批评家或评点家，除非遇到偶像。不过，换取批评家的宽容也很容易，只要肯加重夸张地骂自己。时趋可畏，甚于刑曹法令。唯有“若水”，方能“克强”。他说你拉杂凑数，了无系属，你不妨再加上“粗作大卖、了无

真见”；他说你拉巨人为门面，你就说“为渺小之牌坊”。于是他会变得宽容，改口说“你还是下了功夫的嘛！”你赶紧接话“只怕是无补毫末”。他说你“心术很正”，你就说“还须继续养德”。至于材料上撷摭未尽，余地尚多，批评家会替你来它一句这个：“拾穗靡尽，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只有笑歪嘴的内行人，不会公开讲话，却在家中摇身变为“淘气”。

据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但我只信守“史家之文”的原则：“惟恐出之于己”，虽然钱先生很反感“历史癖症患者”。最后，我要向“钱学”“专家们致歉，因为这类传记原是你们的“专利”。

1991年9月4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太湖明珠——无锡.....	4
第二章 无锡钱氏家族.....	6
第三章 父亲钱基博.....	9
第四章 钱钟书的出生与名字.....	12
第五章 出生后的国事与家事.....	15
第六章 幼年时光.....	18
第七章 东林小学的早慧神童.....	20
第八章 中学时代的读书生活.....	23
第九章 出手不凡第一枪.....	26
第十章 博雅学府清华园.....	29
第十一章 在清华老师、同学之间.....	32
第十二章 对老辈文人的扬弃.....	36
第十三章 父子的通信.....	39
第十四章 钱钟书与吴宓（上）.....	42
第十五章 钱钟书与吴宓（下）.....	46
第十六章 在《清华周刊》刊载诗文.....	49

第十七章	叶公超与钱钟书的《新月》书评	52
第十八章	批驳周作人	54
第十九章	心理学与文艺批评	58
第二十章	对曹葆华《落日颂》的批评	61
第二十一章	张申府与钱钟书的《世界思潮》书评	65
第二十二章	大卫·休谟	67
第二十三章	哲学家的诗心	70
第二十四章	历史观的最初表达	73
第二十五章	自传、衣服、时髦、美容	77
第二十六章	与杨绛女士恋爱、结婚	79
第二十七章	任职于上海	82
第二十八章	道德定律是什么?	86
第二十九章	“俗气”是什么?	89
第三十章	文言与白话	92
第三十一章	“论不隔”	94
第三十二章	“论复古”	97
第三十三章	文学史观的最早系统表述(上)	100
第三十四章	文学史观的最早系统表述(下)	104
第三十五章	在英国牛津大学	108
第三十六章	在法国巴黎大学	111
第三十七章	“谈交友”	114
第三十八章	论“文化比较”	117
第三十九章	回国	121
第四十章	执教于西南联大	124
第四十一章	湘行(上)	127
第四十二章	湘行(中)	131

第四十三章	湘行（下）	134
第四十四章	在湖南（上）	137
第四十五章	在湖南（中）	140
第四十六章	在湖南（下）	143
第四十七章	《中国诗与中国画》（上）	146
第四十八章	《中国诗与中国画》（下）	149
第四十九章	为《燕谋诗草》作序	152
第五十章	羁居孤岛	155
第五十一章	《写在人生边上》（上）	158
第五十二章	《写在人生边上》（下）	161
第五十三章	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	164
第五十四章	执教于暨南大学	168
第五十五章	《小说识小》与《谈中国诗》	171
第五十六章	《观察》随笔	173
第五十七章	《上帝的梦》	176
第五十八章	《猫》	178
第五十九章	《灵感》	181
第六十章	《纪念》	183
第六十一章	《围城》的写作与问世	187
第六十二章	对《围城》的攻击	191
第六十三章	《围城》的积极反响	194
第六十四章	《围城》的主要人物	197
第六十五章	新版《围城》的删节	201
第六十六章	《谈艺录》（A）	206
第六十七章	《谈艺录》（B）	212
第六十八章	《谈艺录》（C）	216

第六十九章	《谈艺录》(D)	220
第七十章	迁居北京	225
第七十一章	转入文学研究所	230
第七十二章	《宋诗选注》(上)	236
第七十三章	《宋诗选注》(下)	241
第七十四章	在“文革”初期	245
第七十五章	下放“干校”	249
第七十六章	赁居办公室	253
第七十七章	《管锥编》	257
第七十八章	出访意、美、日	260
第七十九章	获得巨大声誉	263

附录：钱钟书作(译)品系年目录	270
-----------------------	-----

后记	283
----------	-----

序

“作者之死”的始作俑者罗兰·巴尔特，曾经试图将“作者形象”从文学研究和批评思想的中心地位抹去。因此，他又得一雅号——作者之敌。

“爱利恶德”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曾说过：“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亚里士多德哲学，关于其人生平事迹，只淡淡地说：“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他工作过，后来死了”。海氏本人更是极少对人谈及他个人的身世和经历，哪怕是对得意门生和至交好友……

钱钟书先生干脆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孟老夫子的见解，似乎早就不时兴了。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小书，原应在它出世之前，就从思想的窗口扔出去的……

理由是凑数的东西，一招即来。我本可以这样辩解：本地风光不是文学，不属于“文学研究和批评”或“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它只是“历史”。至于书本身，

孟子那句话的赏音梁任公早曾有言——

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自感其不足。必欲为踴躍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

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讀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节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體，則片言之錫，皆吾師也。

还得借何炳松两句：“裴积之讥，自知难免；夸炫之罪，窃不敢承”。“批评家”可能会断定，这是因缺乏知识才装扮谦逊。

能够往返于“死东西的寂静的洁白住所”（图书馆），把绸带和干花瓣放在首饰匣中，把缩成轻烟的神怪从小瓶中放出（搜集文献），搞一盘蹩脚厨师的杂烩，这种人，只是以笨拙的方式，去做诗人们干得很漂亮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有用的小人物”而已（克罗齐的妙喻）。看穿了，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也不过是个半通（或横通），不客气地说，是个门外汉。因此，便“把中学生们的程度和识见作为作品的标准”。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批评家”是严厉的，除非对他自己。并且，人人都自奉为批评家或评点家，除非遇到偶像。不过，换取批评家的宽容也很容易，只要肯加重夸张地骂自己。时趋可畏，甚于刑曹法令。唯有“若水”，方能“克强”。他说你拉杂凑数，了无系属，你不妨再加上“粗作大卖、了无

真见”，他说你拉巨人为门面，你就说“为渺小之牌坊”。于是他会变得宽容，改口说“你还是下了功夫的嘛！”你赶紧接话“只怕是无补毫末”。他说你“心术很正”，你就说“还须继续养德”。至于材料上撷摭未尽，余地尚多，批评家会替你来它一句这个：“拾穗靡尽，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只有笑歪嘴的内行人，不会公开讲话，却在家中摇身变为“淘气”。

据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但我只信守“史家之文”的原则：“惟恐出之于己”，虽然钱先生很反感“历史癖症患者”。最后，我要向“钱学”“专家们致歉，因为这类传记原是你们的“专利”。

1991年9月4日

第一章

太湖明珠——无锡

洪水滔滔，奔如卷席，死死追赶着一位急步逃命的砍柴少年。那少年肩负老母，终于跑不动了，收身停脚，正待以命护母，猛见那洪水却已倏然止住，且在母子身下留出一片富藏锡矿的沃土。天长日久，沃土上的百姓便以采锡为生。又不知过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载，一直延续到汉朝的时候，锡被采光了。从此，这片陆地便有了一个正式名称——无锡。

无锡座落于秀丽的太湖北岸。她风光流韵，气质温和，大地肥沃，物产丰厚。登上鼋头渚，三万六千顷浩渺烟波，七十二座浓郁山峰，仿佛凌波微摇的警幻仙子，将人携入一片花鸟缠绵的温柔天堂。山外之山，湖外之湖，掩映着渔舟点点，帆影憧憧，实如长卷泼墨山水画。城西南一条潺潺小溪，相传是汉代大隐士梁鸿^①同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的佳处。因而无锡又名梁溪。

早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即在此处营

^① 梁鸿，字伯鸾，著书十余篇，已失传。

建了“勾吴”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在太湖一带连年交战，曾留下一串串奇异的历史传说。范蠡泛舟的五里湖，春申君黄歇结交宾客的封土，还有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二泉”、唐宋石幢、听松石床、摩挲铭文、法帖石刻、东林书院，无不令人精神立爽、性灵顿开，清介绝尘而思逸神超，恍然领略到斯文集于吾身的羽化鹤飞之感！

近代以还，无锡身处沿海，以京沪铁路横截而过，北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南接苏州、上海、杭州，成为外国资本最早侵入的地区之一。这里的资本主义萌芽既最早，自然经济的解体亦就最快最深^①。然而，既然传统“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又不乏外交老手“富于弹性的坚定”，那么，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无锡人来说，自然不是“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毋宁说，它只“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各种经济、政治势力糅杂，畸形，斑驳，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就是近代无锡地区的特点。无锡人生活在这些色彩中，因而形成无锡人的自然分工与独特民风，“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易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不失为中国人的国风！

本篇的传主钱钟书，便出生、生长在无锡。

^① 参观《无锡金匱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号，光绪七年刊本。又《无锡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二章

无锡钱氏家族

提起无锡，自然会令人想起本地的几大家族。除去人们熟悉的面粉大王荣德生、荣毅仁荣氏家族外，首屈一指的当属“辰朱联科双鼎甲、高玄接武十词林”的宋代诗人秦观秦少游的后裔秦氏家族了。当1979年4月，钱钟书给美国的夏志清去信，盛称加拿大吐朗妥大学哲学教授秦家懿女士（Julia ching）^①为“名门才媛，重以乡谊……未暇领教，有恨如何？”的时候，秦氏家族之余风流韵也就足以令人略窥一斑了！另外，孙氏家族（钱钟书祖母娘家）、杨氏家族（钱钟书夫人杨绛家）、薛氏（薛福成家）家族等名门望族，全都显赫一时，蔚为大国。

钱钟书出生于无锡钱氏家族。中国钱姓源流，据钱文选（士青）所撰《钱氏家乘》之叙录，乃源出五代十国（907—987）时之吴越武肃王，它由临安一脉散为数支。两浙东西，大江左右，以及朔漠南交，罔不星罗棋布。其间名臣、达宦、鸿儒、硕彦、夸节、义行，代不乏人。或载于历朝史牘，或详于各支谱牒，或散见于海内私家著述。而江南钱氏更是皆以武肃王为始祖，通谱之外，且在无锡名胜惠山建有

^① 1945年生，耶鲁大学教授。著有《王阳明求智之道》、《深思录》等。

同一宗祠。著名史家钱穆就与钱钟书家虽不同支而同宗。

钱钟书所在一系，据《无锡光复志·自叙篇》^①，乃出于墩山梅里钱迪。自称其祖先乃是传说中的古部族首领高阳氏颛顼。唐朝末年，武肃王起兵临安，奄有吴越，有子曰文穆王，好攻儒者学，善为诗，有《锦楼集》传世。文穆王有子曰忠懿王，雅嗜书诗，尝著《政本集》十卷。子文僖公，著有《典懿集》三十卷、《拥旌集》五卷、《汉川集》五卷、《伊川集》三卷。当时谢绛、尹洙、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皆在其幕府唱酬吟诵无虚日，为时人叹羨。八传而至钱迪，精天文地理之学，置庄于无锡梅里墩山，喜其泉甘土厚，遂定居此地。是为墩山钱氏始祖。

又传十一世，至子宪，曾举明朝进士，喜作诗，为《梁溪诗抄》所采录。再传四世，至钱法曾，著有《求是斋文稿》。法曾之孙名钱照，著有《希天阁文稿》三百篇。照生子名奎，著有《北郭吟稿》、《规世格言文稿》两种，《昇陵文征》一书有选录。奎子钱士镜，为李兆洛所称赞，自题五十小影有句曰：“隔院书声听尚乐，芸编亲对乐何如”。有子名若浩，少精八法，临摹大小米，能乱其真，尝数见姓氏于李兆洛、冯桂芬、秦湘业之文。钱若浩之次子名维桢，书法在赵、董之间，著有《含晖阁诗存》。钱维桢之第四子名福炯，号祖耆（1849-1926），秀才，有祖遗租田三、四十亩，娶江阴富豪孙氏，即《将饮茶》119页所谓：“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者^②。其兄为举人，他“虽然

① 1913年（癸丑）印本，附有照片，乃替庐读书图。

② 参观《无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载黄文耀文，1963年2月。